

# 当劳动课成为必修课

浙江农林大学将 三农 情怀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在机械化、智能化日益普及的当下,劳动教育有何变化?浙江农林大学用近两百门劳动教育课程,探索如何让劳动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在年轻一代心中埋下 三农 情怀。

本报记者 张亦盈 通讯员 陈胜伟

第一次拿起沉甸甸的锄头,手臂抡得发酸,蹲在地上观察刚冒头的菌菇,阳光在头顶有些晃眼,智慧教室里焊接音响线路,火花在眼前迸射。在浙江农林大学,这些劳动体验不再是某个专业的专属,而是全校学生共有的经历。

早在建校之初,浙江农林大学就将劳动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2020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明确,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在此背景下,近年来,浙江农林大学探索将劳动教育系统化、课程化、全员化。2022年,浙江农林大学正式将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设为所有专业本科学生的必修学分,并编写山地农耕、植物鉴赏等特色教材,加强劳动教育一流本科课程建设。从2020级学生开始,均需必修劳动课程。一门课程1个学分,每名学生在本科期间修满1个学分。

3年来,浙江农林大学开设的百余门劳动教育课程,跨越学科界限,成为这所农林高校独有的育人风景。在机械化、智能化日益普及的今天,劳动教育有何不同?普通高校如何让劳动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又如何在年轻一代心中埋下 三农 情怀?

## 选课全凭手速

选课程就像商品秒杀,全靠手速。说起今年暑假线上抢课的经历,浙江农林大学大三学生冯邦城仍能感受到当时心跳加速的感觉。

结果有些遗憾。户外劳动课都被抢光了。冯邦城略带腼腆地挠了挠头解释,最终他选修了《智慧教室管理与实践》,主要学习内容包含拆解电脑主机、辨认主板元件、学习音响线路焊接。现在都讲智慧林业,正好我也想了解物联网、人工智能,这样才知道怎么能和传统林业结合。他说。

在浙江农林大学,劳动教育课全凭手速抢,成了学长传授给大一新生的必备经验。

抢课现象背后,折射出学生对实用、有趣、有体验感的劳动课程的旺盛需求。这股热度从课程开设之初便有条不紊。其实一开始全校开设的课程不多,我们学院大概就七八门。食品与健康学院副院长庞林江说,最先设置劳动教育必修课时,所有课程刚上线名额就抢完了。学生通过选课系统,用脚投票,学院则根据需求增设班级、推出新课。如《百草园养护劳动实践》就从最初的一个班扩增到每学期四个班,仍供不应求。3年时间里,仅食品与健康学院开设的劳动教育课程就从七八门增加到20多门。目前,全校共有各类劳动教育课194门。

劳动教育课程设计主要基于三点:实验室的硬件条件、教师的专业优势、学生的兴趣导向。比如我们学院有投入近2000万元建成的中试车间,学生可以在那里酿啤酒、做糕点。庞林江解释,中试车间相当于缩小版的工厂生产线,可以更好帮助学生从课堂走向车间。

课程开设流程上,教师提交申请,说明课程目标、内容与条件后,由学院初审,教务处审定。开设劳动教育课和理论课不同,不仅需要场地,还需要材料等成本。庞林江说,为了保持课程开设的可持续性,学校以政策为引领,将劳动教育课程量计入教师教学任务,并承担所有材料费、设备损耗和水电开支,确保不增加学生负担,让教师能在劳动教育中安心授课育人。

## 劳动也要赶时髦

每到周末,浙江农林大学的百草园里,总能看到中药炮制学教师徐建伟带着学生在园内干活。劳动必须出汗,这样才能够记忆深刻。徐建伟的观念直接而朴素。

不远处的枇杷林下,林海萍教授的《以菇养林、以林养菇,食药菌林下仿野生栽培与管理》课程正在进行。既要劳动,也要赶时髦。她认为,涉农高校的劳动课还要注重结合产业新业态、劳动新形态,贴近现代农业项目。

林海萍的课程设计便贴合时下林下经济这一热门产业话题。32个学时中,只有第一堂导论课和最后的分享课在教室内,其余时间大都在林间。这门



《园林绿化养护劳动实践》课上,学生在学习树木整形修剪技能。 通讯员 陈胜伟 摄

课程需要学生拿起锄头亲手刨坑、下种、覆土,而后便是长达一学期的每日浇水、观察、记录。

我特意安排3种菇,两种容易出菇的,一种难出菇的。有的组坚持浇水两周就看到成果,有的可能到期末都没收获。林海萍道出自己教学设计中的小巧思,让学生能够体验到,付出不一定立即有回报,但坚持本身就是价值。

劳动教育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林海萍的课程已经开设七轮,迭代明显。

刚开课时我比较理想化,选了猴头菇、竹荪等珍稀品种,还搭了小棚。林海萍回忆,在实践中,她发现林下环境难以满足无菌要求,这些菌菇无法生存。从第二轮课程开始,她的实验菌菇变成了更皮实的香菇、平菇等常见品种。

徐建伟的《百草园养护劳动实践》也随着中草药的生长而拓展。从最初的拔草、浇水,到如今的修剪、绑扎,最近一次课,他带着学生一起绑扎铁皮石斛的气生根。

铁皮石斛属于气生根植物,其根系裸露在空气中,不依赖土壤生长。课程需要用稻草绳将铁皮石斛绑在树干上,并将裸露的石斛根一层一层包裹起来保湿。他一边示范,一边说道:做错了没关系,纠正就好,动手做一遍,比听一百遍都有用。

采访中,两位老师不约而同地强调户外和出汗的重要性。在室内保洁、烧菜也是劳动,但农林高校的劳动应该有泥土气息。徐建伟直言。

园艺专业大二学生吴雨燕到了《果园管理劳动实践》。回想起第一次拿镰刀割草,她坦言有点不适应。

从来没有干过,一开始觉得特别不知所措。但随着课程深入,她发现自己慢慢在劳动中收获了不一样的成就感。

更让她受益的是课本上的知识有了实践的落脚。课本上写的顶端优势,我看得懵懵懂懂,但在劳动课中亲手打顶(掐去某些作物的顶尖,使之增产)后,一下子就明白了。作为定向培养的基层农技人员,她目标明确,很多

农户凭经验干活,我们有专业知识支撑。以后要把技术带到基层,自己得先会干,还得知道为什么这么干。

学生们的改变在悄然发生。徐建伟回忆起一名来自衣锦校区的文科生,当时课程组织学生挖一棵枯死的杨梅树。那个高大的男生拿着锄头,磨得手上都起泡了,还不愿意罢手。挖出来那一刻,他特别有成就感。徐建伟说,从那以后,这名学生在很多事情中,都展现出坚定的意志。

最让林海萍感触的,是课程平台上学生们分享的劳动心得。字里行间,她读到了许多不曾当面表达的情感。种菇是一种奇妙的经历,这是一个需要毅力坚持的过程,我真实体会到有付出才有回报。这次经历让我认真看到了林学人的坚持和意义,我曾经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与无奈,但这次经历让我慢慢发现这个专业的力量。

## 把 三农情怀 刻进基因

实际上,劳动教育早已刻进了每个农林人的骨子里。

1958年建校时,每个学生都发了一把锄头。从那时开始,每周都有固定的时间,组织全校学生集体劳动。庞林江回忆,劳动传统以各种形式在浙江农林大学延续至今。

如今,这一传统呼应着更宏大的时代背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专业人才需求日益迫切。涉农高校如何将 三农情怀 刻进学生基因里,成为关键课题。

目前,浙江农林大学允许学生自由转专业。劳动教育课面向全体学生,自然便成了学生了解不同专业的窗口。庞林江从专业建设角度,分析设置劳动教育必修课的延伸价值。《果酒的生物制造》《粮油制品创新设计》等课程,既是技能传授,也是专业宣传,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认识学科魅力。

劳动教育更深层的意义在于价值塑造。当学生亲手种下一株菌菇、一

棵果树,日复一日地照料,他们收获的不只是果实,还有对自然的敬畏、对劳动价值的认同。林海萍总结,知道劳动辛苦,才会珍惜食物,体会父母的不易,不会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劳动教育正是补上了这一课。

随着劳动教育全面推进,如何避免课程掺水,确保劳动本色?如何平衡专业性与普通性,让非农专业学生也有收获?如何建立科学评价体系,真正实现育人目标?这些,都是摆在所有学校面前的必答题。

徐建伟坦言,在开设劳动教育必修课之初,自己不无担忧。不能把劳动教育课变成水课。既然是课程,就应该规范。他说,除了在课程设计上要体现劳动本色,学校教务处也不断加强督导,确保课时充足,提升劳动课的教学质量。

师资队伍建设也是关键。浙江农林大学依托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开展劳动教育专项培训,提高教师劳动育人意识和专业化水平。通过加强科技特派员等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力度,与地方政府、农林企业共建教师劳动教学能力培养基地,不断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同时,学校聘请了企业技术人员、农林科技专家、乡村工匠、种养能手等兼任劳动教育师资。

有些劳动成果难以量化,劳动态度、情怀变化更难以测量,也是劳动教育课程开展过程中需要直面的难题。

有些劳动教育课程可以立竿见影见成效,但有些课程属于长周期学习过程,很难用一套标准进行评价。学校教务处副处长吴鹏说,考虑到课程类型的不同,目前课程的考核评价体系基本以授课老师为主。如林海萍就采用劳动心得+成果展示+过程记录的综合评价体系来评定学生的最终成绩。



学生在种植植物。 通讯员 陈胜伟 摄



学生们在中试车间学习酿酒。 通讯员 陈胜伟 摄



吴鹏表示,接下来,学校将对现有课程再梳理,剔除劳动效果欠佳的课程,对标教育部加强和改进涉农高校耕读教育工作方案,加强劳动教育课与耕读教育有机结合。 夕阳西下,百草园里的学生陆续结伴离园,他们手上沾着泥土,脸上带着红晕。枇杷林下的菌菇悄悄生长,智慧教室里的设备静静待命。在浙江农林大学,劳动教育正以最朴素的方式展开,用一锄一犁,在汗水与泥土中,培育属于这个时代的 三农情怀。

## 专家观点

# 注重劳动教育课程化发展

李珂

劳动课程是全面加强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基本载体,好的劳动课程明确了劳动教育目标、内容及其进程安排,是劳动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目前,一些高校的劳动教育课程还存在活动化倾向,课程设计目的不明确、不规范,课程实施过程不系统、不连贯,制约了劳动教育综合育人价值的视线,阻碍了劳动教育育人目标的达成。要解决这一问题,各级各类学校应回应政策导向,回归真实世界,遵循育人规律,克服活动化倾向,注重劳动教育课程化发展。

浙江农林大学探索将劳动教育与涉农专业课程深度结合,打破了传统劳动教育与专业教学之间的壁垒,将专业理论知识转化为可操作、可体验、可创造的劳动实践。学校依托农林学科专业优势,设计出一批特色课程,构建了专业理论、劳动实践、价值内化的育人体系。在这些课程中,大学生并非进行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将课本知识转化为专业实践,在劳动教育课程中强化了大学专业的专业认同,进而增强了强农兴农的使命感。这也精准回答了涉农高校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些根本问题,为新时代培养既懂理论又能实干、既有学识又具 三农情怀的新型农林人才提供了借鉴。

实现劳动教育课程化,应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设计:一是明确劳动教育目标。劳动教育课程设计和实施过程应紧密围绕劳动教育目标展开,并注意对课程目标的细化和具体化,明确系列

课程的主要目标、每个目标的实现需要设计几次课程、每次课程侧重达到的目标是什么等问题。二是制定课程计划。课程计划应该包括劳动教育总目标、分目标、教育内容、教学方法、课时安排和评价方式等。制定计划时,充分考虑学生年龄特点、认知水平和兴趣爱好,以及学校的教学资源 and 师资力量等因素,提高课程的可行性与可持续性。三是丰富劳动教育内容。劳动教育应结合时代需要、学生日常生活、实践需要及各年龄段学生认知水平与兴趣,由浅入深,系统地设计课程内容,以提升学生劳动素养。四是选择科学合理的教学手段。教育方式无绝对好坏,要选择最能被学生接受、最有助于实现教育目标的教育方式。五是注重师资培训。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及学校应加强对劳动教育教师课程设计与实施能力的专门培训和指导,提高其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六是及时进行动态调整。劳动教育课程需要回应真实的劳动世界,应该是一个不断改进和完善的动态过程,要让一线师生发声,听取师生的反馈建议,及时调整和优化课程内容方法,以适应学生职业发展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我们应坚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原则,从劳动教育体系化角度加强顶层设计,汇聚学校、家庭、社会多方合力,把握劳动教育目标和内涵,突出劳动教育课程地位,找准劳动教育与现有人才培养体系的结合点,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教育模式,着力培养全面发展、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

(作者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党委常委、副校长,研究员)



《园林绿化养护劳动实践》课上,学生跟着绿化工程师学习病虫害防治。

通讯员 陈胜伟 摄